



有台超然

◎崔斌

大凡文人雅士，有公务在身，案牍之余，往往寄情山水，颐养身心，从自然万物中寻求释放。北宋的欧阳修、范仲淹、苏轼莫不如此。

凭栏望远，看天地开阔，水天一色，最为抚慰人的心灵。欧阳修知青州时有山斋，范仲淹知青州时有表海楼，而苏轼在密州有了超然台。

北宋熙宁七年(1074年)，苏轼从杭州来到密州。第二年，苏轼下令重修北城的旧台，“治其园圃，洁其庭宇，伐安丘、高密之木，以修补破败，为苟全之计”“稍葺而新之。时相与登览，放意肆志焉”。苏轼的弟弟苏辙取老子“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”文意，赋名“超然台”，表示超然物外之意。

苏轼作《超然台记》述其“超然”之意，他多次登临此台，还邀请苏辙、文同等文学大家作诗词文赋，大大提升了密州和超然台的知名度。苏轼离开密州后，百姓感怀，在超然台上建了苏公祠。后来各地的文人名士纷纷前来登台游览，留下了大量的诗词、文章、墨迹、石刻。可惜的是，台上的诸多石刻已遗失。

苏轼在超然台创作了许多名篇，形成了自己的“超然思想”。

该怎么去解读这个“超然台”呢？从字面意思说，“超然”指的是超脱尘世，乐天知命。纵然身外姹紫嫣红，景物万千，也不改内心的清静超然，独享那份自在清欢。但，“超然”真的如此简单吗？

这一份“超然”跟文人的忧乐观是分不开的。

欧阳修的忧乐观，写在他的《醉翁亭记》里面。以“醉翁”形象出现的欧阳修，其快乐表面在山水之间，在四时风景变化里，人们知道跟随“醉翁”游玩的乐趣，却不知道“醉翁”究竟乐在哪里。

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之乐，是何等宏



超然台。王莹 摄

大的气魄！这气魄，是青州寒冬中书写《伯夷颂》的笔锋，是表海楼上眺望青山的目光。天下之忧未尽，其乐便永不圆满。

稍晚些的苏轼，自然有自己的忧乐观。在《超然台记》里，他表达的意思是：

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。不必一定要是怪异，新奇，雄伟，瑰丽的景观。吃酒糟，喝薄酒，都可以使人醉，水果蔬菜草木，都可以充饥。以此类推，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？

而那句“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，盖游于物之外也”，说的是“我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，大概就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”。

心在物外，无所挂碍。

苏轼在《超然台记》里尽情抒写这一快乐：

我在密州住了一年，面颊丰，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变黑了。我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。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，稍加整修，焕然一新。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赏。

欢乐中，苏轼没有忘却过往：从台上向南望去，马耳山、常山时隐时现，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？台的东面就是卢山，秦人卢敖在那里隐遁。向西望去是穆陵关，姜太公、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。向北俯视潍水，又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。

这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人所谓的无忧无

虑吗？显然，苏轼是在乎的，在乎山中的隐士、齐国的英雄、韩信的沉浮，他的忧国忧民情怀难以隐藏。

这台虽然高，但非常安稳；台上居室幽深，却又明亮，夏凉冬暖。雨落雪飞的早晨，风清月明的夜晚，我没有不在那里的，朋友们也都跟随着我。我们采摘蔬菜、钓鱼、酿酒、煮糙米，大家一边吃一边赞叹：多么快活的游乐啊！

他真的快乐吗？人们称赞苏轼的旷达心性，却更应深品他的几句诗：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，不在做高官时的高光时刻，而是在被贬谪的三州。这份看似“不合常理”的认知背后，藏着深沉的人生体悟。

这样的苏轼，是以范仲淹为知音吗？范仲淹的“三光”，是指他三次被贬谪，朝中同僚和友人为他饯行，赞他“此行极光”“此行愈光”“此行尤光”，那时刻范公极为荣耀，无限光彩。

苏轼不知晓，超然台自他重修之后，历经了多少破坏和磨难。

苏轼也不知晓，有多少人在默默保护着超然台，一代代整修和加建。民国时留有

超然台照片，留下了超然台的旧影。

对于超然台的解读，似乎多来自苏轼亲自撰写的《超然台记》。

我们可以理解为：苏轼讲述了只要超然于物外，就可以无往而不乐，随遇而安。这是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。

但，我们依然可以从《超然台记》中看到一个心怀百姓的苏轼。他初到密州，恰逢社会动乱，盗贼遍野，狱讼充斥，百姓生活艰苦。苏轼乐观应对，和同僚挖野菜吃。他主张救灾、减除赋税、维护安定，在他的努力下，密州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。

生活初安，他就有余力治园——文人们多有个园林梦想。对于高台的修缮，苏轼只是修补更新，不劳民伤财，希望与民同乐。他对台是满足的：“台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凉而冬温。”雨雪的日子，风清的夜里，苏轼常常带领僚属登台游乐，亲手做饭，饮酒欢歌。这快乐如此简单朴素。

在文坛的盛名之下，苏轼的政绩鲜有人提起，“文豪”成了贴在他身上最鲜亮的标签。他的政绩，他的雄心抱负，还有谁记得。

在关系百姓生计和国家安危的事情上，苏轼从来没有“超然物外”，而是直言不讳，不借得罪权贵，不怕贬官和牢狱之灾。

就算在贬官之所，苏轼也没有无所作为。在黄州，他躬耕于营房废地；在惠州，他出资助修东西二桥；在儋州，他和黎民交游，教授书生。

苏轼在密州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。这是他送给密州的礼物。登临高台，如今的人们会想起他在密州的政绩，感受他朴素而乐观的精神世界。

熙宁九年(1076年)暮春，苏轼于超然台独自徘徊，护城河里只半满的春水闪动，城内是竟放的春花。更远处，客家瓦房均在雨影之中。

一首词作涌上心头：“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看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寒食后，酒醒却咨嗟。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

这就是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。

丙辰中秋，苏轼饮酒赏月，沉醉在美酒和月色里，他想到了很多很远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兄弟，即兴而作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有台超然，不止于台；有人超然，不止于身。苏轼与他的精神，便在这台与月的相照中，永远鲜活。

超然台早已成为一处精神的坐标，标记着中国人如何在人世的负责与出世的向往之间，寻得那份艰难的平衡。它也提醒着我们：真正的超然，是携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责任，依然能够轻盈飞翔。这或许就是苏轼与超然台，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。



超然台旧貌(资料图片)。

非遗是生活

高密黑陶制作工艺

高密黑陶的制作，每道工序都要精心细致，精益求精。其工艺流程为：

1.取土。黑陶采用沉积河道内多年的淤泥做原料，取土时要先将河床表面挖去地表1米以下的表层土，然后才是所需要的制陶黏土。

2.晾泥。取回黏土后置于干净平整的硬质地面上，将其均匀摊平晾晒开，待泥土完全干透。

3.沤泥。提前垒好过滤池，将干透了的泥土放入过滤池加入清水，使水淹没泥土，放置20分钟后将其充分搅拌均匀成泥浆，接着准备一个泥筛，将泥筛放入过滤池一头，让原泥浆透过泥筛流入池中。沤出的泥浆爽滑均匀、干净细腻。待其水分蒸发后，将成泥分切成块，并全部取出放入泥库中待用。

4.揉泥。在制坯前先将陶泥从泥库中取出一定的量，置于操作台上，进行反复揉压，使陶泥的密度颗粒更加均匀、细腻。用力揉压的过程中，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技巧，按照正确的方法要求，以螺旋状的旋转走步，逐渐将里外滚动，最后将陶泥揉成圆柱状放好待用即可。

5.拉坯。这是陶器制作的重要环节之一，将拉坯机转动起来，将盘面擦拭少量的水，然后用钢丝线切割适量陶泥并用刀固定在盘面中心位置，双手合力密切配合，将陶泥的雏形呈现出一个碗状造型，接着从底部的中心位置向外均匀赶压，接着用钢丝线紧贴盘面划过将坯体与盘面分离。

6.修坯。制作好的坯体在阴凉干燥处晾到三成干即可进行修坯。先用湿海绵在盘面上擦拭少量清水，然后将晾干的坯体放置在转盘的中心位置，用修坯刀由外到内由上到下修完整个坯体。修坯过程中拿刀一定要稳固，用力要均匀，顺着坯体的表面曲线缓缓移动，刮

掉一层层表皮的泥层，最后用磨光工具做初步的磨光处理，以及腰线和底部花纹的初步绘制。

7.雕绘磨光。这道工序是在坯体表面绘制图案花纹，将绘制的花纹按照事先的设计，雕刻出凹凸有致的层次感以及镂空效果。首先用绘画工具在坯体上压出花形的图案花纹，画出花朵的花瓣、花蕊、花茎、花叶等造型。绘制完成后用特制的刻刀将需要镂空雕刻的地方一一雕刻出来。最后做磨光处理，将整个坯体尤其是刻刀雕刻时留下的锯齿状雕痕，都要做通体的磨光处理，使整个坯体更加光滑润泽，赋予其更加强烈的光泽感。

8.阴干。把完成后的陶坯摆放在阴凉干燥处，关好门窗，使其自然晾干，避免风吹日晒，待坯体的颜色发黄发白，坯体内的水分彻底蒸发，完全晾干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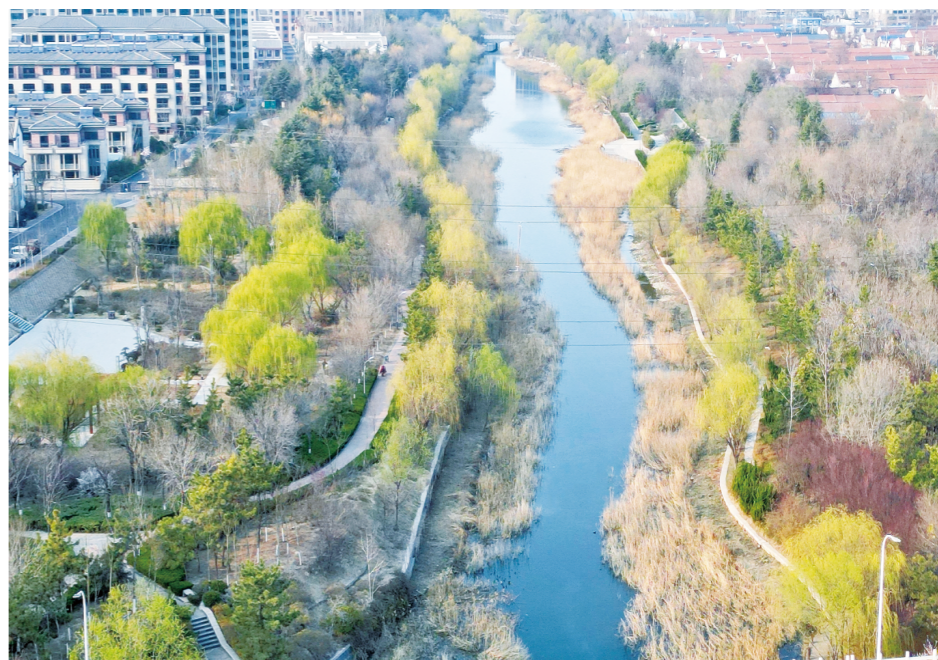
9.入窑烧制。将烧制的陶坯从火膛口送入窑内，并将陶坯一一摆放妥当，坯体间的距离为5厘米至10厘米。使窑内温度升到850℃至900℃，此时坯体已由黄变红，5个小时以后，就需要盖上窑口并将窑盖四周也完全封闭，接着将火膛也砌满砖墙使其完全封闭。此时窑内的温度保持在900℃左右，并产生大量浓重的黑色烟气，再经过10个小时左右熏烧，坯体从内到外变乌黑。10小时窑内温度降至常温并逐渐冷却，此时就可以拆掉封闭墙，打开窑口将烧制好的陶器取出。

10.出窑烧拭。烧制好的陶器从窑中取出后表面布满了窑灰，用干抹布将每个陶器通体擦一遍，然后用毛刷将细小的雕纹缝隙再刷一遍，最后呈现的就是光亮乌黑的黑陶成品。

(据《潍坊文化遗产·非物质文化遗产卷》)

藏在泇水下的古桥

◎刘志伟



泇河两岸(资料图片)。 赵春晖 摄

头，与泇河、古桥结下不解之缘。

尹家桥的故事，始于明初尹氏二世祖尹堂的善举。据《尹氏世表》记载，这位“性嗜读书，乐善不倦”的太学生，自山西洪洞迁徙至此，见“庄东泇水弥漫，行人临流苦无津渡”，便捐出私财建造桥梁。数月之功，七孔青石桥架于泇河之上，方便了往来行人，乡邻遂以“尹家桥”命名。

最初的桥梁虽窄，却承载着尹氏族人的悲悯之心，如泇河水般滋养着一方水土。民国时期，被乡人誉为“尹大善人”的尹氏后人尹文林见桥体颓败，桥面狭窄，又倡议重修，并带头捐资，一时间出资出力者云集，三月而成的新桥增设了将军墩与铁链护栏，西桥

的两通石碑，铭刻着修桥始末与捐资者姓名，从此，这座桥成为交通要道。这座青石桥，既见证了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，更铭刻着烽火硝烟的记忆。1947年，齐家埠战斗打响，战士们踏着这座桥，发起攻击。午夜的枪声打破了泇河的宁静，黎明时分，战役胜利的捷报伴着河水潺潺传开。

随着岁月侵蚀，桥头的将军墩、铁链护栏与石碑渐渐损毁消失，唯有青石桥身，依旧坚守在泇河之上，默默承载着血与火的记忆。

如今的泇河早已换了容颜，宽阔的河道、葱郁的植被，两岸成为游人休憩的生态